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清朝秘史

第三部

(民国) 陆士谔 著

第九十七回

弹内监盛世发危言 建御园圣朝彰孝治

话说韩事结束，日本依然优胜，袁公愤甚，就在吴、续两星使前，请了个假，乘坐超勇兵轮，回到北洋。谒见李伯爷，痛陈治韩妙策，宜趁此机会，请旨责问韩王政治不修，迭生变乱之罪。选派监国，代执其柄。李伯爷不置可否，只说将来再瞧罢了。袁公又上书痛切陈言，请仿汉封建设相事，否则韩终非我有。今之论者，曰省事，曰省费；夫失今不治，待至事发，必倾中国全力而后可图。今日多事，即异日省事；今日多费，即异日省费。李伯爷老成持重，终不肯轻举妄动。

到了光绪十一年春季里，日本特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、农务大臣西乡从道，到天津来议订朝鲜条约，朝命伯爵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吴大澄为副大臣，跟日使开议。偏李伯爷会搭架子，直隶总督衙门里，自辕门到大堂，满满都是兵队，铜叉、马刀、长锚、大旗、刀牌、洋枪，密密层层，齐齐整整，好不威武。架子搭足，才请伊藤、西乡两使进见。两日使也真厉害，李伯爷虽是威严，开议约款，倒并不肯退让。一总议定三款：第一，两国屯在朝鲜的兵，都各撤还；第二，朝鲜练兵，两国都可派员为教练官；第三，将来两国如派兵至朝鲜，须互先行文知照。李伯爷是中兴名将，旷世英雄，无奈于国际法学，不很明白。订立了这共同保护条约，还向人家说朝鲜是我属国呢。

此时越南，朝鲜两大交涉，都已结束。朝廷锐意奋发，训饬封疆大吏，如有仍蹈旧习，瞻顾因循，一经查出，轻则立予罢斥，重则分别治罪。又划台另为一省，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，驻扎台湾。原有福建巡抚事，改由闽浙总督兼管。筹办海防，创设海军衙门，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，沿海水师，悉归节制调遣；并命奕劻、李鸿章会同办理，善庆、曾纪泽帮同办理。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，此外沿海省份，分年次第兴办。君卧寝室之薪，臣鼓中流之楫；君臣一德，上下一心。不防英吉利国，趁这当儿，因利乘便，竟由印度派兵进据缅甸，一鼓就灭掉了。驻英大臣曾纪泽奉着朝旨，跟英外部交涉，说到个唇焦舌敝，究竟不能立君存祀，不过争到个所有贡例由英国驻缅大员，按期遣使贡献而已。

慈禧太后素性心高气傲，要把中国做成天下第一个强国。垂帘以来，频遭多难，迭丧屏藩，把那争强好胜之心，渐渐消磨了个尽。缅甸交涉结局后，就下谕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，皇帝亲诣行礼，并于明年正月内，举行亲政典礼。醇亲王奕譞、礼亲王世铎等一见此旨，先后上疏，恳请皇帝亲政后，太后再行训政数年。慈禧后鉴其心诚，恩谕允从。

这一年，北洋海军成立，李伯爷奏请巡阅，降旨派醇亲王到天津巡阅，总管太监李莲英随往伺候。李伯爷札委干员办差，当面吩咐：“行辕里头，要总管房间，须要比众讲究，草饰了我可不依的。”委员应着，自去小心办理。糊裱墙壁，装饰字画，布置几椅，一应事情，无不亲自提调，办理得千妥万贴，才敢禀复李伯爷。李伯爷走来一瞧，摇头道：“这种地方，如何好住李总管，如何好住李总管。”随喊委员问道：“我为你是老公事，才把这件事交给你办，竟办得这个样子。你自己瞧瞧像什么？我当初怎么吩咐你来？”李伯爷说一句，委员应一

句，候伯爷说完之后，才慢慢辩道：“这一间房间，比了王爷的，只差得一级，卑职已算格外讲究的了。”李伯爷怒道：“王爷的差一点半点，倒不要紧，李总管的，如何差得？还不替我快换了。”委员诺诺连声，于是赶忙的调换。

原来这李莲英，是太后身旁第一个得宠太监。清制太监勿得越六品，宣宗酷好男色，有宠的内监恳求加衔，宣宗特制一种白玉顶戴赏给他。独这李莲英因为服勤，太后特恩赏给他二品顶戴。莲英人很机智，每能先意承旨，太后的汤药、喂饵、器玩、服饰一切物件，不消你开得口，早替你早早安排下了。莲英要是请了假，承值的内监，总不能如意，总要受着鞭挞。阖宫大小太监，虽然妒忌他，本领上，能耐上，没一个及得上，只好涕泣着求他销假。有一日，太后到恭亲王府去，路过莲英家，见门首贴着玛瑙漆门条，大书“总管李寓”四个字，触目惊心，不禁盯了他两眼。到了王府，莲英乘机请了几个钟头的暂假。一会子，回邸销假，面奏道：“奴才在内廷当差，家里头事情，不很留意。不料小内监无知妄作，竟贴起总管字样来，奴才恨得什么相似，才把他们痛笞了个半死。恳求天恩，把这起没王法奴才，飭交内务府严办。”太后笑道：“你已经办了，就算了何必再交内务府呢。”莲英得宠太后，即此可见一斑。所以李伯爷这么巴结呢。

当下委员受了排喧，只得忍了气从新布置。到了这日，醇王、李监同时抵津。李伯爷兢兢业业的接待，到校阅时候，不过醇王安坐在前，李监随侍在后，其余礼节，毫不分主仆上下。事毕回京，恰遇着荒灾，御史朱一新上了一折，奏的是遇灾修省，预防宦寺流弊，内有李莲英随奕譞巡阅，恐蹈唐代监军覆辙。太后大怒，谕令明白回奏，旋命以主事降补。

这时光，四海艾安，八方无事，醇亲王是懿亲重臣，与国

家体戚相关的，不免想出点子事业来点缀升平，歌舞盛世。好在海军经费，很是宽裕，拨调三千万金，就清漪园旧址，大加扩充，改名叫颐和园。一转移间，化无用为有用。到光緒十四年二月，园工告竣。慈禧太后率同德宗，临幸驻蹕。琼楼玉宇，复道琳宫，说不尽的繁华，描不尽的富丽。时人杨小欧，有赋为证，其辞道：

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，福丽天地，寿齐山河。皇上至孝，薄海讴歌，以为文王之囿。择地西山之坡，山曰万寿，园名颐和，是盖圣天子之所以养其亲，亿万年之所以乐其寿。鸠工庀材，经营结构，殿宇辉煌，山水碧秀，泉石拥翠，林木郁茂，百物效灵，天工俯就。以媚于天子，以娱待皇太后者也。园之中，开仁寿殿。阁启文昌，亭知春色，楼倚夕阳，霞绚之室，玉澜之棠，馆宜芸碧，榭沁藕香，藻绘呈端，恩风记扇长。明目达聪，昂间古乐，纵之皦如，以成始作。园曰德和，殿号颐乐，上下三层，整齐错落，景福高阁，乐寿华堂，亭含新意，岫挹芝苍，水木自清，仁风斯扬，养云轩外，含绿随香，意迟云在，川泳云翔，半山之坡了无尽意，瞰碧园朗凭临俯视，寻云写秋别饶风致。千峰拥翠，佛殿排云，众香宗树，智慧海滨，堂称介寿，阁耸宝云，云松巢密，湖山意真，鹁黄清听，畦绿成茵，窝中邵老，画里游人，盖至此，而仰太虚清无点尘者矣。尤复楼可借秋，门工邀月，秋水依衡，寄澜壮阔，舫对鸥盟，藻深鱼悦，以石为船，因贝成阙，是盖山色湖光共一楼，鬼斧神工皆叫绝者矣。若乃半水之座，寄澜之堂，苍桥虹拱，堂殿风凉，云岸烟屿，蔚翠霏香，可以泛桂掉，流琼觞，风流水面，荷净纳凉。其他玉带之桥禅宗之窟，庄严华丽，结构缜密，极天下之大观，非浅人所能窥万一。

但见三伏无暑，四时皆春；阁峦若剑，草浅成茵；水湖镜清，山光媚人；鱼鸟驯伏，花木精神；金碧镜绣，纵横杂陈。光怪陆离，其殿堂也；深邃广敞，其闾闾也环绕曲折，其垣墙也；文石铅砌，其康庄也；层楼叠阁，其戏场也；轮转波接，其舟船也；宝塔佛殿，如众香也；石洞寻丈，如周行也；湖光山色，浑相当也；玉泉香山，其可望也。于以避炎热、得清凉、覲外使、朝侯王、是乃化工大造。弦穹彼落，策河巔，辟上方，为之颐养圣德，万寿无疆者也。是用卑太极，陋未央，驾九成，傲建章，轶汉晋，薄齐梁，湘宫无宋，骊宫无唐，而何夸乎迷楼，遑足谕乎阿房哉！

慈禧后见园居壮丽，心下自是欢喜，从此大小政务，便都在园中裁夺施行。十月癸未，特降懿旨，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立为皇后，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，封为瑾嫔，十三岁女他他拉氏，封为珍嫔。明年二月，德宗大婚，慈禧后举行归政典礼，雍容肃穆，那个排场，那个热闹，说出来人也吓得煞。归政后，第一桩要政，就是恭上皇太后徽号。欲知德宗亲政而后，有何举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

东学党倡乱全罗道 叶志超振旅牙山城

话说慈禧后归政而后，清闲无事，常驻在颐和园作乐耍子。德宗是纯孝的人，万机一切，依旧奏候慈宫懿旨，从不敢独行独断。好在这几年里，八方无事，四海升平。虽为了藏藩哲孟雄的事，跟英国开过交涉；为了帕米尔的事，跟俄国开过交涉，亏得社稷有灵，不久即和平了结。

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年甲午，自甲申法越之役到今，整整太平了十年，兵器销为日月光，好一派圣明景象。这时光恰有一桩天大的吉事，是当朝圣母六旬万寿。德宗知道慈禧素性喜欢热闹的，随降渝旨，本年十月初十日太后万寿，援照康熙、乾隆成例，着各省将军、督、抚、副都、统提、镇藩臬内，每省各酌派二三员来京庆祝皇太后万寿，并着于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，恭候届期随同祝嘏。又传内务府，叫他带领匠役，在颐和园里，打画图样，盖搭灯棚。并定造各式花灯，都要玲珑精巧，华丽别致。从大内到颐和园，沿途所经，飭令臣民报效点缀景物，建设经坛，传僧道唪诵寿生真经。届时皇帝率同中外臣王，诣万寿山行庆贺礼。又下恩旨，晋封妃嫔及宗室外藩王公，并加恩中外文武大臣。又命宫里传谕各总管执事以及各项杂役、太监、宫娥人等，报明衣服尺寸，叫织造府赶制新衣。种种忙乱，不及尽述。

不意一到五月，朝鲜地方，竟又掀起非常风浪，日本乘势进兵，助澜推波，酿成战祸，遂把万寿盛举，一盆冷水浇的烟消雾散。原来朝鲜国王，是个快活的人，如知耽乐，不解忧患，国政一切，悉任闵泳骏办理。闵泳骏贪愎怙权，百万聚敛，官职非贿莫得，差缺非钱不行，以致仓无一米，库没一钱，上下交困，寇贼纷起。有识的人，知道朝鲜这个国，早晚总要亡掉。驻英、法、德、俄钦使刘瑞芬，致书北洋大臣李伯爷，称说朝鲜毗连东三省，一有摇动，震撼边疆。宜乘其内敝，收其全国，改建行省，此系上策；如以久修职责，不忍刑其土地，则约同英、美、俄列强，公司保护，亦足以保安全。此系次策。李伯爷很踴其议，商之总署。总署各大臣，都是喜欢省事的，自然不肯照行了。

光绪十五年，朝鲜为了年荒，禁止米谷出口。日本大起反对，行文照会，称说元山米商，折本十四万元，要求赔偿。朝鲜人惧怕日本，革掉卖米的官员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，应许偿还六万元。日人不肯退让，磋磨争论，至三易公使，争这赔款，挨到光绪十九年，究竟赔掉了十一万银元，方才完结。开化党重要人物金玉均、朴泳孝等都逃在日本，日人竭力保护，朝鲜人奈何他不得，派了李逸植、洪钟宇分往行刺。钟宇是洪英植的儿子，痛老子为玉均煽惑被诛，立志报仇，佯与他交欢。光绪二十年二月，钟宇偕玉均来游上海，同寓在东和馆，钟宇就动手把玉均杀毙。华官诘问朝鲜，朝鲜人回称玉均是叛党，钟宇是官员，请领回自办，华官应允。朝鲜人就把玉均戮尸泄愤，并用盐渍其首级。一面升缺钟宇官职，日人大哗，乃为玉均发丧。李逸植在日本行刺朴泳孝，没有刺中，倒被日官捕去治死。

为了这两桩事情，朝鲜人把日本更恨的厉害。于是东学党徒，遂揭竿而起。东学党也是朝鲜一种邪教，创始的人是叫崔

福成，刺取儒家佛老论说，转相衍授。在同治四年时光，朝鲜禁止天主教，捕治教徒，并捕东学党乔某戮掉，党徒势脉，并不减杀。光绪十九年，党人诣王宫为乔某讼冤，恳请昭雪，国王不准。党人恳语愈坚，一时恼动了国王，下令捕治党魁。党人愤懑，思乱更急。到本年三月，借着国人怨日的机会，遂在全罗道古阜县地方竖旗起事，自诩能呼风唤雨，役鬼驱神，从者数万。扬言斥夷讨日，保国忠清，声势十万厉害。国王特派洪启勋为招讨使，假了中国两条船，一条是平远兵舰，一条是苍龙运船，从仁川渡兵到长山浦，在全州地方连开几仗，起初是胜仗，后来乱党逃入白山，朝鲜兵追过去，中了伏，杀了几个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乱党从全罗直犯忠清，朝鲜兵望风奔溃，城池失陷，扬言直捣王京，朝鲜大震，商议求华派兵代剿。于是朝鲜王具折告急，一面知照中国驻韩钦使袁公。此时袁公已经升授道职，钦加三品卿衔。接到韩咨文。随电北洋大臣，请先派一船，载护商劲旅二三百人，到仁川保护商旅。

当下德宗接到韩王告急本章，聚集军机各王大臣商议，各王大臣都道：“这件事，还是叫李鸿章斟酌着行罢。”德宗道：“邻邦告急，救是一定要救的。何况中国兵力，很是雄劲。”不多天，李鸿章、定安周历了旅顺等处，校阅过沿海陆军及各处台坞等工事，复奏都称技艺纯熟，行阵整齐，台坞等工，一律坚固，这会子，正好试一试。只不知先派海军，或是先派陆军？”军机大臣道：“臣等愚见，似应派遣陆军，朝鲜乱党，都在陆地上。”德宗回过皇太后，皇太后不说什么，于是电谕北关大臣李鸿章，着派妥员援韩。李伯爷就札委直隶提督叶志超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，督率芦榆防兵东援。叶、聂两将，不敢怠慢，点齐士马，星夜兼程，赶向朝鲜而去。

李伯爷是谨守条约的人，电知驻日钦差汪凤藻，叫他告知

日本外部，因为朝鲜请兵，中国顾念藩服，不得不派兵代剿乱党。不意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，复书前来，竟说：“贵国虽指朝鲜为属国，朝鲜自己并不承认隶属中国。朝鲜与敝国立约，劈头第一号，固表明为独立自主之邦也。”汪风藻电奏北京，政府各大臣面面相觑，竟想不出对付的法子。日本外交手段，真也敏捷，一面照复汪使，一面就派大岛圭介率兵八百，先入韩京。大队继续进发，前后共八千余人。也叫驻华公使小村寿大郎把出师平乱缘由，照约告知中国。总署大惊，复书日使，我朝抚绥藩服，因其请兵，故命将平其内乱。贵国不必特派重兵，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，贵国之兵，亦不必入其内地。小村回书称：“接本国复电，本国尚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。现在遵照日朝两国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，派兵至朝鲜。兵入朝鲜内地，亦无定限。”瞧他照会，倒很理直气壮。政府各大臣，竟然奈何他不得。

却说驻韩钦差袁公，闻报叶提台军抵牙山，又闻日船载兵陆续来韩，分由仁川、釜山下岸沿途要害，分布驻守，知道两国必不免有冲突的事，随函告叶志超。外人多谓韩官贪虐，乱党无罪，请广行晓谕，示以宽大。只诛巨魁，胁从罔治。庶早日平定，不生他变。叶营依言行事，果然一纸告示，就把东学党惊得四散奔逃，叶军乘势克复了全州。袁公照会大岛圭介：“韩事渐平，我兵拟即撤归，以避暑雨。闻贵国遣兵来韩，中国亦将增军。两军杂处，必生嫌隙，倘若宵小伺隙播弄，或西人亦增兵抗衡，以收渔利，不但日危，华韩亦损。宜彼此互撤，以归平和。”大岛口里虽然允诺，水陆两军，依旧增添不已。济远船管带方伯谦，驻在仁川，见日军逐日增多，恐中奸计，移船先去。此时汉城内外，满屯日兵，仁、汉华商，纷纷逃散，盲人瞎马，势已险极。北洋李伯爷偏是老成持重，屡电袁公，

要他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退日军。袁公复电李伯爷，请调南北水师严备，简练陆师听调，并延驻华各国公使调处。又献议道：“遣师出疆，军律为重。事体得失，衅端息开，皆系乎此。宜先慎择知兵大员，以为主帅，水陆均听节制，免号令分歧，事权不一之弊，并遴派真通战时公法之员，以备因应。庶免蹉跎致误，且杜他国插手。”无奈李伯爷执定主见，要据约说退日军，怕增了兵，适为日本借口。不肯听从袁公计划，并电戒叶志超，切勿逼近韩京，擅启衅端。

此时日本既据入汉城，并在汉江口遍布水雷，以断华兵入汉之路。各城门都派了陆军把守，华人出入，都要检搜。又在城里高架大炮，那炮口直对着中国谬差衙门。谣言纷起，旅韩华侨纷纷内渡，势成骑虎，危险异常。袁公一个儿白干急，电告李伯爷。李伯爷偏又是爱和平，不忍寻仇弃好，满想樽俎折冲，销掉弥天杀运。这就叫宏深慈于不杀，济大忍于无刑。不意日本人比什么都要厉害。得着了机会，星驰电逐，一点儿不肯放松。惩你和平，惩你忍耐，自会有法子挑逗你开衅。声言“朝鲜内政不修，民乱不已，约两国各简大臣至韩，代为更革。驻日使臣汪凤藻复书日外部，大致说整顿内治，朝鲜自为之，中国不愿干预；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，尤不应预其内政。至彼此撤兵，请稽和约专条照行”等说。日本回书，只说中日两国，同心预其内治，则朝鲜足以安全。万不料中国概置不讲，而但要我国退兵，英政府善意调停，而中国谬执殊甚。若因此而启兵端，实惟贵国执其咎。”汪钦差电知北京，北京政府知道他敌强才弱，不能胜任愉快，随改命北洋大臣李伯爷跟日人磋议。日人索偿赔款三百万，李伯爷是老成持重深谋远虑的人，以为就赔他一些银款，总以不开战为上策。怎奈朝里上下官员，不知事势，定主张开战者多。一人倡议，百口附和，李伯爷一

个儿，哪里抵挡得住。

一日，李伯爷在签押房看公事，忽想起了一件什么事，要差个人到上房去。恰好几个承值管家，都支使了开去，一个也没在眼前。只得亲自起身，经过穿堂，听得有人在窗外讲话，只听得一句是：“咱们大少爷，做了东洋驸马，外面都这么说呢。”李伯爷心里一跳，站住听时，只听一个道：“你这话从哪里听来的？”一个道：“外面都这么说，咱们老爷，不肯跟东洋开仗，就为有这么一重亲情在，不然，早翻脸多时了。”一个道：“怪着呢，我也听得人说，东洋小国，敢向中国索取赔款，明仗着有人帮忙，照你说来，这帮忙的人，就是咱们老爷了。”李伯爷心里，好生不自在，也没心绪再去听他，踱了上房去。暗忖：“谣言这么厉害，我的前程，倒很危险。现在举朝都主张开战，他们把日本太轻看了。殊不知中国的海军，面子上还不觉着怎么，实底里真靠不住。倘然当时不把经费拨去建造颐和园，总也完备点子。偏偏又是太后的事，醇亲王作主，谁能阻止他呢？这会子，他老人家伸脚走了，脱下这副烦重担子，要我一个儿，排好还好，要是不好，我这个人，不要被众人骂死了吗？”正在烦闷，外面送进一封电报，忙传翻译翻出，是驻韩钦使袁公折来的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北洋李伯相钧鉴：如政府决议开衅，请先调回驻使，某一身报国，无所恒畏。惟惧辱使命，损国威，凯寒上。

瞧这电报，袁公的急迫，真是刻不待缓。但是李伯爷是人多事忙，瞧毕也就搁过。不多几天，袁公又来一电，报称“大岛圭介已经率兵入王宫，杀掉韩国卫兵，韩王李熙被掳。推大院君主持国政，韩臣闵泳骏等尽被流诸恶岛，事无巨细，悉由

日本人专决。韩国已宣称独立，不腐烂中国藩属。”李伯爷见火已烧着眉毛，蛇已游及屁股，才电令袁公回国。

此时朝廷已下严谕，饬令备战，派出四支大兵，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，从天津出发；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，从奉天出发；提督马玉昆统毅军，从旅顺出发；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，从奉天出发；四支大兵，奉着朝命，祭旗出发，生恐海道梗阻，议由陆路从辽东渡鸭绿江入朝鲜。迂回曲折，日行百里。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如果能够有征无战，值也算得王者之师。

李伯爷听得四支大兵，从陆路出发，惊道：“叶、聂两军，孤悬在牙山，援军如此迂缓，哪里接济得着？”随调北塘防军，租了一艘英国商轮，名叫高升号的，装载着，星夜赴援。又命操江运船，满载军械，随同前进。中国的海军，自光绪十四年，完全成立，特简淮军骁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。海军兵弁，大半都是闽人，只统帅丁提台一个儿是淮人。闽籍将弁，不很把他放在眼里，军令营规，视同儿戏。左右翼总兵以下，没一个住在船里的。每逢北洋封冻，照例改巡南洋，总在香港、上海两处，赌钱狎妓。这回朝鲜变起，李伯爷饬令济远兵舰，率了扬威、平远两舰，开往朝鲜弹压。济远管带方伯谦，虽是海军人员，一到大洋里，就要头晕呕吐，瞧见日兵大集，吓得魄散魂飞。乖人不吃眼前亏，开足轮机，冲波突浪的逃回来。李伯爷因念人材难得，学着秦伯用孟明手段，非特不参劾，一声半句申饬也没有，反把那几艘兵船召了回来，好使议和的事情，容易着手。到这会子事情已将决裂，朝鲜海口，都已下了水雷。老谋深算，才下札子，命济远、威远、广乙三兵舰，连樯驶赴牙山。

这日，李伯爷正与几位幕友，在签押房里筹划防务，外面

送进一个警报，是高升号船被日舰鱼雷轰沉，操江船也被掠去。李伯爷怒道：“日本真也不讲理，咱们让他，他竟一步步占上来。瞧这样子，是真要跟咱们过不去呢。好在万国公法，谁先开炮就谁差，恁他恃强，这一个差字终逃不去的。”忙叫幕友拟稿电奏朝廷。电稿拟好，才待拍发，警报又到，却是济远、威远、广乙三舰，在丰岛西北洋面，碰着了日本船，被日舰开炮轰击。广乙受着重伤，拼命逃脱，济远跟着奔逃，日舰吉野浪速，紧紧追赶。管带方伯谦急极智生，向众人道：“别慌别慌，我有一个退敌妙计。”随令高扯起白旗来，原旧追赶。伯谦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还有一粒救命金丹，再没有不济的。”吩咐改树起日本旗来，瞧日舰时，依然箭一般驶将来。方伯谦智穷力竭，慌做一堆，没做道理处。正在危急，忽闻本船上天崩地陷似的一声响，方伯谦吓极，忙向铁板最厚处躲避了，流了一裤子的溺。众人找寻管带，找了半天才找着，拉他出来，死活不肯，只问众人道：“本船着了炮子，伤着没有？”众人道：“没有伤，也没有中过炮子。”方伯谦诧异道：“方才响的是什么。”众人道：“是本舰水手发的炮。”伯谦惊道：“为什么发炮？”众人道：“日舰追逼不过，炮子够的着，才发的，现在日舰中了我们炮子，已经退去了。”伯谦方才放心，鼓动轮机，开回中国。电禀李伯爷，只说途遇日舰，开炮轰击，广乙大受损伤，经本舰回炮，将日舰击退。李伯爷只当是真话，转电北京，朝廷下诏，与日本宣战。此时北洋大臣衙门里，军书旁午，文报络绎，李伯爷与幕中朋友，忙到个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宁，暂时按下。

却说直隶提督叶志超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，军驻牙山，忽得警报，高升号船被击沉，操江船被掳。聂士成向志超道：“海道既被梗阻，牙山绝地，势不能守。全州左江右山，形势险

固，移营那里，一战而胜，可以据守待援，就是不胜，也可以绕道而出。”志超听说有理，才待传令移营，流星探马，飞报军情，说日兵已逼成欢。士成大怒道：“日人如此猖獗，眼睛里太没有中国人了。”随率本部五营，立刻出发，赶向成欢迎敌。叶志超率了本部人马，自趋向全州去了。

士成行到成欢，恰好日军前锋，整队而来。士成喝令开枪，顿时炮声轰天，硝烟蔽日。五营军士，齐声呼噪，日兵抵敌不住，纷纷逃遁。聂士成见日兵步武错乱，传令追杀。一声令下，万众遵行，电卷风驰，龙骧虎跃，把这小队日军，早不知冲到哪里去了。收队回营，随着兵弁，到叶军门那里报捷。一面设筵庆贺。正在作乐，忽报日军大队，离此只五里了。士成传令站队，一语未了，日军火炮，山崩似的轰将来。开花炮弹，好似生着眼珠似的，只向聂军所驻地方炸将来，物着处火焰冲霄，人着处血肉糜烂。欲知聂士成能否抵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

陷平壤左宝贵殉节 战辽海邓世昌成仁

话说聂士成打了一个胜仗，开筵庆贺，不防大队日兵到来，炮火轰天，烟硝蔽日，厉害得要不得。恼得士成性发，传令站队出营，开枪迎敌。众将弁得着此令，鸣起军号，一队队排出营来。一转眼，马队、步队、枪队、炮队，一营营，一队队，整整齐齐，严严肃肃，都已排列成就。炮队居中，枪队、步队，分居左右。一声令下，炮队推出车轮大炮，测准了，轰轰轰，不住手的轰放；那枪队、步队，靠有大炮掩护，左右包抄，风发潮涌似的冲将去。又派骁将，带领马队，往来策应。战有半日工夫，军戏报称弹药将尽。士成向前望去，见漫山遍野，都是日军，估量去，这点子弹药，未见杀的退，下令前队作后队，后队作前队，五营军士，一齐回首，结阵徐徐而退。士成亲自殿后，行伍步伐，半点没有错乱。恐怕日兵追来，先派八尊大炮，四百名快枪队，带足弹药，埋伏在山坳里，等候大军过完，才收军归队。

回到全州，不意叶志超已经先一日弃城而走。士成叹道：“这么好的好地方，叶军门偏又不肯坚守。本部通只五营人马，如何挡的过日本万马千军？”忽流星探马，飞报军情，说卫汝贵、丰伸阿、马玉昆、左宝贵四支大兵，都在平壤会集，叶军门也奔了平壤去。士成闻报，传令本营步马，齐向平壤进发，